

杜卫东

晶

莹

当圆明园的千亩荷池只 剩最后一朵残荷时,冬天便如 约而至了。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冬 天就像幸福常常姗姗来迟,好 戏也每每最后出场。它以朔 风为前导,"正是霜风飘断处, 寒鸥惊起一双双"。不光寒 鸥,树上的叶子也被寒风尽数 吹落,光影斑驳、色彩相杂,为 大地铺就柔软的地毯。如果 说,春天是一幅素描,夏天是 一张工笔,秋天是一轴山水, 那么,冬天就是一帧油画。近 看,或许有些驳杂、粗糙,远看 则浑厚、丰富。描绘它时,大 自然调动了太多的艺术灵 感,在超然峻拔中展现山水 的雄浑,于苍劲刚毅中又穿 插隽永的诗情。它的丰富与 质感不同于照片定格的瞬 间,仅靠眼睛观赏远远不够, 要用心去慢慢领悟。过滤了 春天的妩媚、夏天的热情、秋 天的萧瑟,冬天带给我们的 除了寒冷,还有寒冷后面的 细腻、真诚与柔情。

不是吗?且看冬天的潇 洒亮相:"晨起开门雪满山,雪 晴云淡日光寒。"清晨推开门, 飞雪一下子覆盖了世间万物, 倏忽之间大地就披上了一身 银装。此时,雪或许停了,白 雪堆满枝头、房檐和屋顶,在 晨曦中显得晶莹圆润,世界变 得纯洁、静谧;或许,雪还在 下,一片片晶莹的雪花在天空 飞舞,朦朦胧胧,如烟如柳,飘

飘洒洒,如诗如画。雪落无声,大道至简,站立窗前的你,一下子心 静如水,从容而释然。是呀,雪是冬天洁白的衣衫,把尘埃和浮躁 锁定,把落叶和枯草覆盖,在凛冽的寒风中泽被万物,于苍茫的天 地间守护温情。随着阳光的照拂,最终不惜化身为水——那是雪 的眼泪,也是雪的灵魂,只为促成新的生长。夜半枯树折残枝,晨 听新笋拔节声。莫言冬日寒风啸,唯有瑞雪最多情。冬天的美,虽 然没有春天的璀璨、夏天的斑斓,也没有秋天的空寂和高远,却深 沉而庄重,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智者,双瞳剪水,慧心巧思,为我们 讲述四季的轮回与人生的真谛。

下雪,是孩子们的节日。如果赶上春节,就更有仪式感了。小 伙伴们会在院子里堆出一个大大的雪人,鼻子是半截胡萝卜,眼睛 是两个煤球,头上戴一顶破草帽。嘴巴呢?也许是一个没了捻儿 的"钢鞭",在鼻子下一横,霸气;也许是哪个女孩儿贡献出来的一 张糖纸,剪成月牙状,贴上,雪人立马喜笑颜开。然后,小伙伴们 分成两拨,开始在雪地里疯跑、鏖战,偶尔有雪球击中脖子,冰水 流进前胸和后背,不由一个激灵,战斗意志却丝毫不减。在那个 贫瘠的年代,这是我最难忘的童年记忆。一晃,过去了一个多甲 的乐事。

梅花,是冬天珍贵的馈赠。常见的梅有两种:红梅和蜡梅。蜡 梅的躯干不如红梅高大,但花期长,花朵大。北京的卧佛寺蜡梅树 极多。刚开花的时候,只展开两三片花瓣,后来变成七八片,越开 越密,越开越盛,在凛冽的寒风中越开越多,越开越艳,一簇簇挤在 枝条上绽放,压弯了枝头;冰心玉骨,润泽透明,在冰雪的映衬下, 像是一片片落地的云霞。难怪诗人感叹:"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 深冬著艳阳。"

不错,梅花不及芙蓉清幽、玫瑰艳丽,也没有月季的芳菲与 牡丹的华贵。可是,它"冰骨清寒瘦一枝",风骨何等坚毅,"冰雪 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气节多么高贵。而且,无论百花 的艳羡也好,漫天的风雪也罢,都不妨碍它将大爱撒遍人间,"忽 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又是多么纯洁的情怀?难 怪梅花历来为人们所钟爱,它已经成了一种品格的象征,一种精 神的隐喻。

住到京郊后,离卧佛寺更远了,去一趟大不易。所幸,小区里 有几簇蜡梅,邻居说,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今年 不必远行,便可以体会到王安石《梅花》风骨卓然的意境。不过, 观赏蜡梅还是要有风雪衬托才好,如饮佳酿,总要有与之相配 的酒具。漫步雪中,听脚步落在雪上的声音,感受飘扬的雪花 在脸上融化,深吸一口被雪浸润过的空气,看蜡梅迎着风雪 傲然绽放,浮躁的思绪会变得像白云一般舒展、轻盈。

踏雪归来,邀三五知己,点一只铜锅,烫两壶老 酒,涮一顿羊肉,是冬天最美的享受。肉片是新切 的,豆腐洁白嫩滑,白菜晶莹如玉,还有粉丝、糖蒜 也必不可少。聊到兴起,妙语迭出,析人生大 义;逸兴遄飞,诵历代华章。当然,话题少不 了雪与梅花。

大江门开

刘利元

火车一路南下,孩子望着窗外渐次增 多的绿色问我:"江门也有这么多的树呀?" 我摸摸他的脑瓜,对他说:"是啊! 巴金写 的那棵大榕树,就在江门啊!"孩子雀跃起 来,大声喊:"要去看小鸟天堂啦!"同车厢 的一位中年男子问他:"你要去江门吗?"孩 子兴奋地说:"是的,我爸爸调江门啦!我 要去江门上学。"那人说:"江门我常去,海 鲜不错,但是交通不便。'

这一幕我至今记得,那是2008年8月 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人从内蒙古出发,在 火车上经历了三天两夜,终于到达广东广 州火车站。我是第二次来,妻子和孩子是 第一次。同车的那位中年男子是山西人, 平时在广州做生意。同车的还有一位暨南 大学的学生,内蒙古乌海人。看我们背了 许多行李,山西大哥和乌海小弟每人帮着 拎了几件,一起随着人流往外走。出了站, 山西大哥把行李递给我,挥挥手走了。和 同事会合后,我们先把乌海小弟送到学校, 便向江门出发了。

孩子问:"江门没有火车吗?"同事说: "很早之前有过,现在没有了,不过正在修 建。"小家伙神情原本有些失落,听了同事 这样讲,表情又活泛起来。之前居住的城 市尽管不是很大,但是通火车,去哪儿都方 便。忽然搬家到一个没通火车的地方,确 实不习惯。

塞上八月,正是秋风送爽时候,岭南却 炎热无比。租住的屋子里,有台风扇,可是 扇来扇去不管用,风力越大吹来的风越热, 晚上热醒四五次。早晨天不亮,我就跑到 商场门口等候买空调。不料没有现货,要 第二天才能送到。

我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原来江门有 大小之说。大江门,意指大江门户。珠江 流域八门入海,有两个在江门市域,一个是 虎跳门,一个是崖门,宋元崖山海战便发生 在这里。小江门,指西江支流蓬江上的江 门圩,因有蓬莱和烟墩两座小山对峙如门, 故名江门。"岭南一人"陈献章有诗云:"二 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明儒学 案》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 阳明而后大。"陈献章居于江门白沙村,世 称"白沙先生",其所创学派史称"江门学 派",黄宗羲谓之"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同事说,江门位于西江出海口冲积形成的 低丘平原地带,水网密布,径流丰沛,以前 坐船去广州,要走整整一晚上。

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到,江门有非常 辉煌的过往。江门市辖下的新会、台山、 鹤山、开平、恩平,统称"五邑",皆为著名 侨乡。近现代以来,走出了梁启超、冯 如、陈垣等大批名家巨匠。广大华侨为 家乡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在家 乡建造了万余座中西合璧的碉楼,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开平碉楼与村落"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风光旖旎的上川 岛,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水手到达中国的重 要一站,葡萄牙人曾在此从事瓷器和茶叶 贸易。旅美华侨陈宜禧在上世纪初主持 修建了从台山斗山到江门北街的新宁铁 路,在一百多年前实现了水铁联运。可叹 的是,新宁铁路毁于日军侵华,此后七十 多年,江门不通铁路。

外不通,内也不通。我家住竹排街, 本是放竹排的地方。竹排街与江海区咫 尺之隔,奈何江中无桥,需北至江门大桥 或南至蓬江大桥方能抵达。妻子原先在 礼乐街道工作,每日上班需绕行十多公 里。岳父岳母来看望我们。他们种了一辈 子庄稼,很少出门,晕车厉害,从广州来江 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中间需要停车歇息 几次。老人家瞪大眼睛问我,江门什么时 候通火车啊?我说快了。他们说,等火车 通了,我们再来。

其时实施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广珠轻 轨昼夜施工,从中山古镇接入江海区,南至 新会。晚间略有空隙,我就换上运动鞋跑 到工地边上看,祈盼早早建成。轻轨通车 后,我因工作所需,报了广州的培训班,周 六日坐最早的车次到广州,听一整天课再 坐最后一班车返回。再后来,多条铁路陆 续开通,跨越西江的江顺大桥、广中江高

速、中开高速先后建成,从江门站到广州南 站乘坐高铁三十三分钟,从江门市区到广 州开车不过一个小时。

记得山西大哥当年讲,他常来台山黑 沙滩吃海鲜。这里又名"铜鼓",因浪头拍 岸声若铜鼓而得名。万顷碧波一望无际, 常有海豚跃出海面。铜鼓正对的便是南海 主航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的必 经通道。这些年,江门在公路和铁路建设 上形成数个十字交叉乃至米字交叉,对内 建成江门大道,对外建成西江和广海湾公 共码头,建成多座跨江跨海通道,联通珠 海与台山的黄茅海通道也将于明年建成 通车。除了硬联通外,还加强软联通,这 些年不断推进对外文化交流,连续举办华 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华人嘉年华、 世界江门青年大会、宁阳会馆联谊大会 等,增进外界对侨乡的了解。真可谓江通 四海,门迎天下!

西江、潭江滚滚奔流,银湖湾、广海湾、 镇海湾热潮涌动。十几年的时间,江门打 开了一道门,成长了一代人,崛起了一座 城。江门东站、新会站、江门站、台山站、开 平站、恩平站等城轨站、高铁站次第建成, 珠西枢纽日臻完善。山西大哥,乌海小 弟,这些年你们或许来过,或许没来过,但 你们一定知道,大江门开,风光无限!未 来无限!

西溪品茗

陈博君

品茗是需要心境的。要想在一杯清汤 中品出别样的滋味,心情与环境,一个都不 能缺。

适合品茗的心情,必然是松弛而恬静 的;适合品茗的环境,同样也需宁静而自 然。该是一种眷顾吧,在我们的身边,恰 恰就有这样一处宁静自然的美景,这便是 杭州西溪。

西溪的四季,韵味各有不同。此时的西 溪,芦花似雪,碧水如盈,柿果流丹,竹林溢 彩,宁静之中,透着淡淡的恬然,每一处角落 都是品茗的佳境。莲花滩的观鸟台旁,深潭 口的古樟树下,秋雪庵的粉墙岸边,河渚街 的茶楼堂前,甚至随处找一口无名的池塘, 在塘边草丛的空地上摆开桌椅,就着一壶 清香的绿茶闲闲地坐着,都是一种莫大的

当然,对于熟知西溪的我们,自然要寻 找一种独特又惬意的品茗方式。那就是搭 上一叶摇橹船,沿着绿茵环抱的港汊进入 芦丛深处,一边随小船缓缓荡悠,一边呷着 香茗放空思绪,任身心沉醉在静谧之中。这 种亦静亦动的品茗方式,只消想想就美得恍

一个午后,我们在周家村叫了一叶摇橹 船,驾着绿莹莹的溪水,优哉游哉地向着芦 花最茂密的秋雪庵方向晃去。轻悠的风儿 穿过柿树竹林,从微波摇曳的水面上无声地 撩起清新的湿气,向我们迎面送来;调皮的 小䴙䴘不疾不徐地游弋在前方,慢慢接近 了,似乎伸手可及了,它们又倏地一下往前 游开了,游到远处,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少顷 又浮出水面,得意地甩动着羽毛,甩出一串 串晶莹的水珠……

出神地望着这些细微的生动之际,船工 为我们沏泡的龙井绿茶,早已在玻璃杯中悄 然地舒展开了。端起那一杯微烫的氤氲绿 水,一股炒青豆般的清香扑鼻而来。轻轻嘬 一口,涩涩的茶香柔柔地淌过唇舌,轻轻地

真没想到,平日里喝惯了的龙井茶, 此时竟让人有了如此细致的体味。莫不 是因为这一盈绿水,还有这周遭的静谧, 让人变得沉静,以至于蓦然品味到了这香 茗之妙?

小船悠悠,沿着平时很少有人进入的汊 道慢慢驶向了湿地的深处。本以为汊道尽 头会是树林遮天蔽日,眼前却突然变得一片 豁朗。那些高大的林木渐渐退去身后,迎接 我们的,是一大片壮观的芦苇荡。洁白中透 着嫩黄的芦花,在绿色的枝头密密匝匝地堆 成一片,似云,似絮。微风拂过,云絮飘洒起 来,如阵阵飞雪。

近看漫天秋芦飞雪,遥想古今逝水年 华,顿觉心潮起伏。举杯长饮时,竟突然发 觉,方才滋味细腻的茶水已是如此寡淡。忽 然就想起了味道要厚重许多的烘青茶。

很多年前,曾在蒋村的农家喝过这种有 滋有味的咸茶。泡茶用的是带盖碗的茶 盅, 揭开茶盖, 飘逸出来的不仅是茶香, 更有

一种独特的混合清香。细瞧茶汤,碧绿的茶 叶之间,依稀可辨橘皮、青豆、野芝麻、香干 丁、笋干头等。橘皮是用盐腌渍过的,青豆 则是加入桂皮、茴香等佐料制卤烘晒而成, 加上笋干头等均富含盐分,因此茶汤带着淡 淡的咸味,又称为咸茶。

喝咸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续过几道 茶水之后,汤水已变得清淡。依照乡人的示 范,此时可伸出手指,将茶盅里的茶叶,连带 那些浸涨了的青豆笋干之类,一并拨入口 中。细嚼一番,竟是满口鲜香,回味无穷。

船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当地的古 老物产甚是熟稔。他见我们对茶感兴趣,便 悠悠然道:"西溪更具特色的还不是这咸茶, 而是安乐山茶。咸茶到处都有,并非西溪独 产。而安乐山茶,是正宗的西溪特产。不 过,如今是喝不到喽……"

的确如此,西溪并非不产茶,只是在常 人印象中,河渚虽有茶,却是地湿味薄,品质 不佳。实际上,在明清之前,西溪的茶叶是 久负盛名的。西溪南边的安乐山、法华山均 盛产好茶。据《西湖志·物产》描述,每逢清 明前后,山农家家户户采茶炒茶,茶香在山 坞中经久弥漫,远飘十里。

在这芦花深处,在临水荡漾的摇橹船 上,呷着一杯渐渐淡去了滋味的西湖龙井 茶,心中蓦然生出一丝怅然。是为那些失落 了踪影的西溪香茗感怀? 莫如说是对这些

雪落菘叶

高 方

第一次听说白菜别名叫"菘"时,心里跃 起一个激灵。这让我想为新认识的"菘"写 点什么。

中国是白菜的原产地。古老诗集《诗 经》中曾唱道:"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 逐渐变身为"菘",是为白菜的古称。千百年 来,当园圃里的菜蔬们渐次退场,只有白菜 坚守到小雪时节,它更像是大地的呼吸,与 松一般有不畏霜寒的傲骨。

当第一场冬雪覆盖大地,白菜便已整理 好行李,准备要离开土地了。虽然最外层的 叶子依然舒展如裙摆般松散,但内层已包裹 紧密,捏一捏顿感踏实。如此瓷实便可承受 长途运输之颠簸。

别看白菜窝在垄间其貌不扬,叶子并 无精致讲究的姿态,但是从离地几米的视 角俯视它们,却有震撼的观感。一朵朵花 苞葱葱翠翠、圆圆滚滚、层层叠叠,像浸染 了青汁,颜色顺着鼓胀的曲线,由浓而淡 滑落。

每年收白菜的季节,奶奶伛偻的腰更 弯了。她将背拉成一道弓,面向泥土蓄力, 拢起白菜外层散乱的叶子,拉住根部轻轻 一拽。片刻前还直挺挺的白菜,立刻倒在 一旁,

爷爷有时会抡起锄头,把白菜根从泥 土里钩拽出来,白菜顺势在地垄里打个 滚,被爷爷的大手一把捉住,丢进柳条筐。 手推车上摞起、坐稳,白菜们便跟着农人回

带着泥土的白菜要先晾晒三四天,直到 外层的绿叶萎蔫,变得像纸一样皱而干,形 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些秋虫的浅吟低 唱、寒生露凝、弯月银霜等自然风物统统封 进心里,从此缄口。

晒过的白菜可以在室外任一处背风 的地方堆放,不论放在何处都不需用纸 张、棉被、塑料膜等物覆盖。它喜欢与自 然天生天长,风、雪、寒霜才是它愿意接受 的披风。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冬后家家户户都 要存上百余斤大白菜。它在最寒冷的季节 受命,承担起果腹之重任。年幼正在长身体 的我,总是不满足单一食物的摄入,于是在 奶奶弯腰拾起一棵白菜时,便开始嘟囔着抗 议:我不想吃炖白菜。

拢上套袖,奶奶横起面板,竖起擀面杖, 烧旺炉火。双手交错间,便烙好一张酥香的 葱油饼。有了饼的加持,炖白菜果然又变得 别有滋味。有时,奶奶也会把肥肉炼成脂 渣,和着白菜做成包子、饺子、烙饼,味道各 有不同,味蕾再次沦陷。

大白菜味甘性平,它与谁搭伴都可以。 它愿意为任何一场厨房大戏充当配角,这不

失为白菜迷人的部分,也是它的可贵之处。 小小白菜,清白而淡雅,深得文人墨客 的偏爱,始终占据一方纸墨。

北宋文学大家苏东坡也是资深美食 家,曾作诗云:"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 掌。"能从清淡的大白菜中品出如此美味, 不失为阅尽繁华后的回归,表里澄澈,怎 么都自在。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过大白菜:"北 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 倒挂在水果店头, 尊为'胶菜'。"如今在大白 菜的重要产地——山东胶州,刚收割完的白 菜也用红绳捆绑,绳子上还挂着二维码,扫 码可以看到它生长和运输的过程。

又是一年雪落时,雪霰排成长队降落人 间,或随旋风急流而泻,或循着光线升腾。 相比之下,白菜笃定多了。陈于墙角、铺于 集市,不卑不亢地候在那里,为大地隆冬的 洗礼而揭幕。

制图:蔡华伟





